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濟公拜蟋蟀

◆ 繪畫 劉錫永



濟公拜蟋蟀

齊公問蟋蟀

編文 魯 鈍  
繪畫 劉錫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民间故事/吉志西等编文;刘锡永等绘.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22-8469-6

I. ①古… Ⅱ. ①吉… ②刘… Ⅲ. ①连环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9210号

## 序言

據史記載，真正意義上的連環畫，應該出現於中國古代章回小說快速發展的明清之際，不過連環畫當時主要還是以正文插頁的形式展現的。直到二十世紀初葉，連環畫纔過渡為城市市民階層的獨立閱讀體，而它的鼎盛時期，恰逢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之中，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有幸在這一階段把畫家、脚本作家和出版物的命運緊密聯繫了起來，在連環畫讀物發展的大潮流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名作、名家、名社應運而出，連環畫成為本社標誌性圖書產品，也成為了我社永恒的出版主題。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當代出版人在體會連環畫光輝業績和精彩樂章時，總有一些新的領悟和激動。我們現在好像還不應該忙於把它們「藏之名山」，繼往開來續寫連環畫的輝煌，纔是

我們更應該之所為。經過相當時間的思考和策劃，本社將陸續推出一批以老連環畫作為基礎而重新創意的圖書。我們這批圖書不是簡單地重複和複製前人原作，而是用最民族的和最中國的藝術形態與老連環畫的豐富內涵多元地結合起來，力爭把它們融合為和諧的一體，成為當代嶄新的連環畫閱讀精品。我們想，這樣的探索，大概也是廣大讀者、連環畫愛好者以及連環畫界前輩們所期望的吧！

我們正努力着，也期待着大家的關心。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李新



在古代，鬥蟋蟀又稱爲「鬥促織」、「鬥蚰蚰」、「秋興」等等，這種遊戲在唐朝就已經出現了。祇是，似乎任何遊戲祇要和金錢、權利掛上鉤，就要變了味道，就會變成害人的手段、敗家的禍首，這是中國古代遊戲蛻變的一種普遍現象。

南宋正是「鬥蟋蟀」風行之際，於是就產生了濟公鬥蟋蟀這一齣喜劇。故事沒有着重渲染濟公的廣大神通，也沒有刻意描摹「鬥蟋蟀」的精彩場面，而是特意描寫了羅公子在「鬥蟋蟀」的遊戲中，不但視「鬥蟋蟀」爲取樂的手段，而且把這種遊戲變成了一種坑害張煜一類小人物的因由，他不但將不小心弄丟蟋蟀的張煜暴打一頓，還索要一千兩銀子，逼得張煜走投無路。這時濟公適時地出現了，他拿捏住羅公子愛玩蟋蟀的弱點，不但輕鬆地化解了



張煜的難題，還讓羅公子自陷羅網。特別是在故事最後，濟公賣給羅公子的蟋蟀「金頭大王」故意到處亂跑，引得羅公子一夥拆了東屋、拆西屋，最終使羅公子財物兩失、敗家得病。

這也使故事本身完成了一個轉折，即從最初的羅公子玩蟋蟀，變成了蟋蟀玩羅公子。由人玩物到物玩人，這其中暗含着對羅公子之類無知無耻之人的深刻諷刺，也暗示着「鬥蟋蟀」這一類本身無害而且有趣的遊戲，在羅公子一類有權有錢之人的操縱之下，逐漸蛻變成了一種禍害人的工具。它不但能害外人，也能使自身走上覆滅之路。正是源於這種認識，這類演說蟋蟀害人的故事直到聊齋誌異還有描寫。

濟公

神通廣大，樂於助人，  
略施小計就懲治了羅公子一  
夥。



尺物繡像

張煜

誠實和氣，木工手藝精巧，  
祇因一時好奇而引來大禍。



一 • 南宋時候，臨安  
城（即現在杭州）錢塘  
門外天竺街東首，住着  
一個木匠，姓張名煜；  
他和妻子、老母一家三  
口，全靠手藝度日。



二・張煜爲人誠實  
和氣，手藝精巧。一天  
上午，羅丞相二公子的  
管家特地來叫張煜去做  
幾天木工。



三• 一連三天，張煜在羅公子家裏做活。這天中午，張煜看見幾個家人正在廳上收拾蟋蟀，他想小小蟋蟀還好幾個人侍候，有些奇怪，就過去觀看。



四 · 祇見許多隻盆裏養着幾十頭蟋蟀，每頭蟋蟀都有名字；還有家人專門侍弄。

請問管家，這些蟋蟀總得好幾十文錢一頭吧？

你簡直在做夢，那頭“黑頭金剛”，是羅公子花了二百兩銀子買來的，已經靠它贏了好幾百兩銀子！



五・張煜聽了管家的話，搖頭咋舌，雙眼瞪着那一隻隻雕刻得很精巧、標着名簽的蟋蟀盆，心想：富人的一頭蟋蟀錢，够我們窮人家數口過好幾年呢！



六。他一眼看見紅木架子上放着一隻特別精巧的蟋蟀盆，盆上端端正正寫着「黑頭金剛」四個字，一時好奇，就揭開盆蓋想瞧瞧。



七・ 誰知剛揭開盆蓋，還不曾看清楚，「黑頭金剛」突然撲地跳出盆外；張煜大吃一驚，連忙放下盆蓋，上前捕捉。



八· 張煜不曾養過  
蟋蟀，心裏又慌，哪裏  
捉得住，蟋蟀三跳兩跳  
就不見了。家人見他惹  
出亂子，也都着了慌，  
連忙來幫他找尋。

